#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

## 論著

### 歷代人臣三 西漢

司馬遷論　　賢節先生

古今異情而千世之傳難以考故遠舉者常失於迂誕而不經治亂殊世而當時之變得以揆故近取者每厭其簡脫疎悟而不能周也論者之士雖以記録爲功而精裁銓擇足以標準於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徑取科摘務存梗槩而已三五之代不得而詳其文闕陋備舛固缺不幾於太略歟所書之事得一二於十百無足怪也所聞異辭所見異辭捃摭而備録雜龐而博採參較異同類聚區分而編次細繹宜其囊括而無遺故秦漢而下條貫有倫燦然可觀不幾於太詳歟耳目所接則錙銖無爽無足怪也比不知而作成於闕文整齊故事則不若博物洽聞之爲愈歟司馬遷之書略推三代而每詳秦漢雖固嘗言之

秦可得而論也以區區之秦戡亂解紛以秉攖雄諸侯身信威
於天下斂手而事者常起其後游說之士遊軼而西圖一統
之業不爲易矣務武任力以暴虐始禍二世而亡推而言之者
宜詳於此也以戍卒散亡之衆徒手奮呼群起而亡秦高祖撥
亂誅暴仗義約法股肱蕭曹腹心良平爪牙信布擒馘英雄用
三傑以盈群策八年之間鋒鏑之所交權謀之所用酈生騁縱
横之辯陸賈述存亡之語婁敬建萬世之安叔孫新一時之制
興王之迹原始要終業巨而事叢矣推而言之者宜詳於此也
秦并海内識其詳者戰國策漢定天下識其詳者楚漢春秋至
於高祖知馬上得之而不可以治也者秦之所以失見吾之所
以得者新語漢之爲漢且士十載故老流俗尚能言之討論遺
編放失舊聞筆削所採網羅貫穿宜無脱略之累嗚呼夫馳騁古
今上下數千載勤苦而僅得者功相萬也賈誼之徒借秦論漢
可謂詳矣輟毫洒牘無所施其能則纂要者發明者無幾兼傳

或探禹穴復何爲哉著不可之典垂將來之法隱顯必設洪纖靡失若鴈行魚貫舉一而可尋固非淺獲薦詞作而直取肯綮也明統業於帝紀敘勛庸於世家標智能於列傳謹歲月於年表譜諜之損益詳於六木形勢之強弱詳其得失大而禮樂律歷詳於泌華小而平準河渠詳於利害天官詳於推文而考曆封禪詳於儲福而爲成國躬世務具備於方冊之中包舉大端持振於宏綱委曲細事不遺於纖介以不羈之才少露鋒穎而好奇多愛致疑於取捨之間則秦漢之事言再詳焉可也文景已前隨世寬緩簡不及漏可得而詳大初之後闕而不錄善惡泊泊有所未盡書其失譏武之過不少假借使後世或謂武帝不誅馬遷得傳謗書於後然本紀至涇沒而不行不可得而詳文如此也然魯之二生商之四皓有可書之實雖見他傳遂多殘缺謂賞從征伐詳知楚漢之事者居綠頭去其始終曾無少聞所可詳者或疑於略也惟佞倖之細刺客之靡猶有焉道

其所長而沐猴之譏腐儒之罵彈鋏之歌留侯之若婦人女子項羽之重瞳取不為益去不為損與夫酈生之見高祖孔洛未盡煩無相因所可略者又疑於煩也立言記事斟酌是非以權與作若而因浅仍俗不可勝數以遷之博極群書才稱良史而尚爾耶然採放遺逸摠括緒餘考其文質而不俚撰其論辯而不華張輔嘗謂其以五十萬言書三千年事以為固不如遷又不知捨秦漢而觀則所存因其略也切謂孔聖之書昭襄而降載其行事每詳於宣成之前謂隨聞見而成傳自宜如此至定哀之間多微辭則雖其詳且不可得馬遷所以詳近而言者益秦漢斯安書乎

## 司馬遷論上

宛丘先生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特遷自言為李陵辨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於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慕焉遷之意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於縲紲

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爲遷一言救於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爲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辨之如此幾於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天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巳於禍而拳拳於晏子遷亦淺矣

## 司馬遷論下

同前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爲書叙用兵氣節豪俠之士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荆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考信以嬴既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爲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刼以浮詞以首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余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其國而讓爲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康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荆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余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故嬰爲蚡皆庸人不孝其所立無可稱録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鬬爭於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客是皆

何足載之於書而遷存聶政荊軻賓娶嘗自矜之事特詳反覆敘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筆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志其事之為不足錄也

司馬遷論　　淮海先生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利勢而羞貧賤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搢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利勢而羞貧賤則非里閭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所見發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遷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

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深刻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輙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負貨殖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嵒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于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誠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皇令烏氏倮比封君與例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正婦而容之為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

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然稱其所長况於黄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无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為无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爲過乎有取也

## 子長游說　馬學士一

余友蓋邦式嘗為余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竊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為說以贈我余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於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余有史記一部在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可怪之勳將為子同游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此文矣子長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今於其書觀

之則其平生之所嘗游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涵混太虛呼吸萬頃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滀而淵深見九嶷之芊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妝如濃秋飾如薄故文妍媚而蔚紆泝沅渡湘弔夫人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切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北登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跻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而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嶄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郊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悟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變化出沒如萬

衆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余謂欲學子長之為文先學子長之游可也不知學游以採奇而欲操筆弄墨組綴腐熟者乃其常耳昔公孫善舞劍而學書者見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學之方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蹤詭觀何以異於是子果能為我遊者乎吾觀夫子醉把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長乎子長乎子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 司馬遷論

東萊先生

人不可以有不平之氣也有不平之氣必有矯枉過直之言至於過直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人之所以矯枉者蓋欲使其直也今既過其直則吾之言先不直矣又何以責彼之不直乎窃嘗譬之天下之輕重至於權而後定天下之長短至於

度而後定人之執權以罔市利者多以重爲輕而取它人之物則以斤爲兩以兩爲銖其失輕重之平世之所同患也今人之執度以罔市利者多以長爲短而取他人之物故以尺爲寸以寸爲分其失長短之平世之所同患也苟爲權之失其平則盡反其本矣今乃矯其輕以爲重以銖爲兩以兩爲斤雖輕重之不同其失權之平則一也苟以度爲失其平則盡反其本矣今乃矯其短以爲長以寸爲尺以尺爲丈雖長短之不同而失度之平則一也彼失於輕此失於重彼失於短此失於長雖殄滅之直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何以大相過是故天下有一定之理君子有至平之言增之毫釐則太過損之毫釐則不及苟憤世嫉邪而爲矯枉過直之言則所矯之枉未息而過直之言先見矣老子之言芻狗欲矯封建之弊也其弊不除而反亡韓非之寡恩公羊之論無時欲矯畔亂之患也其患不除而反啓漢民之濫刑荀卿之殺詩書欲矯董荀之書也其書不除而反開李

斯之坑儒欲去一害復召一害安在其爲善立言者耶昔司馬
遷述史記自黃帝止於麟趾成一家之言其論大道先黃老而
後六經所以矯漢氏之尚黃老也其序游俠退處士而進姦雄
所以矯群臣之齷齪也其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所以激
武帝之頗利也蓋遷雖横就刑戮處於汚俗之中困於心衡於
慮憤激之氣形於簡策故其言每過直而不自知焉及稽其流
弊則自遷之先黃老而虛誕之説愈勝自遷之進姦雄而閭里
之姦愈滋自遷之崇勢利而賄賂之風愈熾彼何晏之清談步
降之暴横靈帝之鬻官皆自遷有以啓之也始欲救弊終反生弊
始欲正惡終反生惡善立言者果如是乎雖然遷之矯枉過直
而未嘗不微見其意焉其叙傳因先黃老矣而又曰先人有言
孔子卒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意也其傳游俠因進
姦雄矣而又曰原憲獨行不合於世蔬食不厭四百餘年而弟
子志之不倦所以見其進處士之本意也其傳貨殖因崇勢利

矣而又曰俗之所漸浸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所以見其抑利勢之本意也遷之意欲使學者知向日之言乃吾一時矯枉過直之言亦當以今言為正然遷固將見其本意以示學者曷若言必慮其所終而無過直之害哉以是知君子之言誠不可苟也

## 公孫洪論　　　　蘇中丞

漢四百年唯武昭宣之世得人為盛前史援為之論而稱讚之然李蔡之人品當時目之下中楊敞之對客其妻與之參語蔡義之庸懦李朝若老嫗之詣焉而卒李蔡位至三公楊敞蔡義以給事霍光幕府並至丞相其故何哉武昭當非不求人也當時非之賢也蓋平津取容非引李蔡無以見己之賢傅陸持權非用楊敞蔡義則無以便己之私故遂汲黯罪董生殺主父而引李蔡則平津獨賢矣抑望之黜魏相而相楊敞則傅陸自尊矣既抑遠賢俊蔽君耳目引不如己為自固之計此人臣之利

非人主之益天下之福也故擇小臣者動之大臣可也擇大臣而謀之大臣必有不得其情者矣試請言其情夫利同者相忌勢均者相疑人臣欲得其君則惡人之賢於己也欲使其私則惡人之廉於己也欲匿其姦則惡人之察於己也故擇大臣而謀之大臣必有不得其情者矣此人君擇臣之術也不可以不察也古語有云女入宮見妒士入朝見嫉昔晉武帝擇採嬪御使楊后選之后揀出其美麗者獨取其長大者夫擇大臣而謀之大臣其蔽豈不近於此耶晏嬰齊之賢相也毀孔子而逐之臧武仲魯之名卿也尼展禽而廢之高氏国氏鮑氏齊之大家也害穰苴而毀之公叔田文魏之忠臣也嫉吳起而讒之此數臣之情偽不可不知也噫鄙夫事君莫不有患得患失之念乎臣得志亦不免矜名彼我之心為人君者欲得乎佛弼之臣不能詢事考言深思獨斷而舉用之欲擇大臣而謀於大臣或亦不得其實矣

仲舒言符命　　東谿先生

董仲舒曰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及至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東谿先生曰武帝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而仲舒對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者謂之符乃引白魚流火之說是皆物之变化而非真符柳宗元作正符謂在德不在物又曰仲舒牽災異者故以物化為符瑞

衛青論　　死丘先生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取功勳而不足於名高甚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為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皆若有所不足然為可喜以取名者其救止此耳使為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於取名蓋藐焉或者能之而有不為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于上其於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

顧而此非不足也以青爲奴虜人遭時乘會以致富貴者

耶則以贖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由此

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爲諱不言青知揖之重於

拜權足以報敢而爲諱之徵田竇之事至絶口而不薦士不斷

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忮人意而其知時見幾皆中機會

青顧不能交灌夫籍福之徵而爲決意斬伐者之所爲耶凡此

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爲此則必有道矣而遷欲爵僭

而畏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於壯說可喜之節而不

快於持重遠慮之士厲之所爲天下之輕勇者好之其詡者未

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勝

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皆若不及其寬綏仁愛宜吉

魯鈍矣而所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且故

也淮西王與伍被爲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伏節

死義則難以黯用兵大史勝則忌責然則爲天下未有稱者又廉

然哉

## 衛青不薦士

東溪先生

衛青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東溪先生曰大臣招賢納士以輔佐國家而不結私黨與何所不可魏其武安但崇私交非為國家者加嘗氣怙勢以覆滅其宗以衛青之謙下而招賢待士必無田竇之釁惜青短於學古賢人喜士故以田竇自釋去

## 李陵論

淮海先生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虫不疾而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知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

之所以敗者甚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
漢武將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強盛控弦百万幾與中國抗衡
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万騎其多至十万騎又
有諸將相爲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
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万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
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
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聞困絕謂以少
擊衆可以爲常而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
欲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万人又問王
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荊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
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荊地
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爲武哉以爲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
失也故田單縱趙者之用衆而寡者以爲吳干之劍肉而試則斷
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

擊之則碎爲百瑞乎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爲二師將輜重陵恥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頹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万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 李陵論

何博士

善將將者不以其將予敵善爲將者不以其身予敵主以其將予敵而將不辭是制將也將以其身予敵而主不禁是聽主也

故聽王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之失均焉漢武之與李陵是也方漢武之大治匈奴衛霍之與貳師皆其大將也三人者之偏裨類皆當世之選然求其壯勇敢決能得士死力者未有以過陵也漢武召之欲爲貳師將輜重也而陵恥於屬人自以爲將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願得自當一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庭而無所事騎也夫所謂騎者匈奴之勝兵長技也曠澤平野奔突馳踐出沒千里非中國步兵之能直也以匈奴之強兵騎之衆居安持佚爲致敵之主而吾欲以數千之士擐甲負糧徒步深入策勞趣備爲赴敵之客是陵輕委其身以予敵矣而漢武之不禁也乃甚壯之而聽其行上無統帥而旁無援師使之窮日之力涉數千里之地以與虜角而冀其成功陵誠勇矣雖其所摧敗若足以暴於天下卒以衆寡不敵身爲降虜辱國敗家爲天下笑者是漢武之又以陵與敵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軍獨出當單于十

萬之師轉鬪千里安得不為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計必勝而後戰是勝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後動是功可得以常期也秦將取荊問其將李信曰度兵幾何而可信曰二十万足矣以問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甚壯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万衆將信而行大喪其師而還秦君大恐自駕以請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顧非六十万人不可也秦君謹受命翦遂將之破荊而滅焉冒頓單于嫚辱呂后漢之君臣廷議欲斬其使遂舉兵擊之樊噲請曰願得十万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昔高祖以四十万衆困於平城噲奈何欲以十万衆橫行匈奴也呂后大悟遂罷其議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將予敵而不許呂后聽樊噲以身予敵而不禁則二將之禍可勝悔哉夫李廣李陵皆山西之英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果易敵可以屬人難以專將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其奮勵氣節霆擊蟄為摧鋒前無堅也　勳烈可期矣漢

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終於憤慼而不濟 名敗可不惜哉
大將軍衛青之大擊匈奴也以賢為前將軍食其從廣出東道少
回遠乏水草廣請於上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令臣出東
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而
青陰受上旨以廣數奇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遂出東道
卒以失期自殺夫以廣之材勇得從大將軍全師之出其氣勝
已倍矣又獲居前以當單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效無復
平日之不偶也柰何猶摧擯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於悒悒而
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聽其以身予敵而弃之匈奴僥倖
於或勝及其敗開徙延首傾耳望其死敵而已無可悔惜也嗟
乎漢武之於李氏不得為無負也蓋用廣者失於周而用陵者
失於易其所以喪之者一也賈復中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
勇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別將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卒以勳名自
終豈壯勇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別將遠征之所深忌也觀賈復

之所以為將無以異於陵廣也而世祖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者是明於知復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故卒收其效而食其報不然則復也亦殞於敵矣嗚呼任人若世祖者幾希矣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

論著

歷代人臣四

李廣論　王賢良

知人雖難而用之亦未易也始能知之則終能用之使之各盡其才而無有餘不足之病斯以爲善用人矣若知而不用則與無知若用而不當則如無用昔李廣以出奇之才而不及大用天下多傷之是豈知用才之意哉且文帝固嘗言之矣以廣生高帝時万户侯不足道也然世不察以帝知廣之才而不能用此豈文帝之意哉廣之爲人也多奇而易窮輕變而無重方高帝時四分五裂之時也天下之人救左則失右救右則失左方是時也李廣可以或出而立奇功若天下既平而持權用兵乃大將之事也此惟厚有謀然後中當世之用豈非廣之所長矣向高帝方擾攘之間所以深信而屢用之　東坡子之謀獲秦

誅楚而卒有天下其君臣相得亦已至矣　已安呂后問
帝後事則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而在周勃必其厚重少文而
足以安劉氏且平無援天下之資而又非有韓彭之志帝安得
而疑之亦必其不時而已矣蓋用智則傷譎好奇則多危此可
以治亂而不可以守成故高帝之所不與也然則文帝之不用
李廣蓋謂此邪王者之師必出於万全苟其有事則先勝而後
戰然猶懼其不足用也故三令而五申之先之以盟誓董之以
勸戒制法謹嚴則堅不可犯是以其止如山其行如川其發如
林其疾如雷故師出而無敵於天下此穰苴所以勝於未戰也
將果可以無法乎今廣之用兵則不然其行無部曲戰無行伍
屯無刀斗守無扞衛此林谷散鬬之法所將不過千人足矣過
此其能為之乎春秋之時楚師救鄭過險不整雖有甚智知其兄
能秦師伐鄭入險而脫王孫滿猶知其必敗且列國之師一不重
困則覆亡之不暇況天下之大而敢寄安可為萬全計宜文帝

之所不欲也

## 鄒陽　枚乘

龜山先生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道其君而區區以利説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向而枚乘猶以兵之輕重國之大小爲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王果不及槩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 朱買臣論

曲肱先生

漢武帝喜詞章故郡國能文之士角犇雜遝而進相如起於蜀嚴助起於吳吾丘壽王起於趙皆以絃麗博辯得幸天子登金門上玉堂奉清閒之宴不爲不遇矣然數子以游談不根之詞詼諧不經之語參預國事有以爲害者數子中買臣尤爲沾沾小人偶能詞賦耳方負薪行歌未嘗不欲一日取富貴以驕其妻妾也故搖尾俯首乞丐於計吏待詔公車與嚴助不知恥卒由嚴助得進夫以無恥之人親天子左右々々　谷信計棄有

所祈益難矣帝初即位自以雄才大略承文景富之後意在
鞭笞四夷舊典百度猶皆自朕初即位不欲以兵付發矣天下兵
意尚知兵役非易舉事也當時之旨若能以高祖創業之難文
帝持守之道諄諄告之使兢兢業業猶能回其好大喜功之心
況於逢其惡哉東甌南越之伐在當時未見深害由如公孫弘
必欲諫止之豈以帝方銳意征討不迎其鋒而最之則聆其讜
武之志自此始矣買臣輩非不能發一語爲助方帝言持偏
辯浮詞之挫折卒起東甌一役嚴助實啓之也致帝內費虛
藏外竭民力居者罷死守行者困轉輸暴骨曠野盜賊半天下
其罪大矣晚惑張湯姦枉欲死之殆無以泄其暴恣抑辯之
氣乃告湯陰事湯自殺而身亦被誅天道豈遠哉其與嚴趙郡
散艷一時特足以驕小人身死名辱與餓死溝中者耳其寵之
言未爲過也何足道哉

嚴助　　　　　　　　　　　　東溪先生

上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東方朔生曰武帝富於春秋方欲興百度攘四夷非柔荒恤後事之時也嚴助誠知黯當稱黯善曰黯守無不可然於議論國是闢邪守正以諫諍置人主於無過之地此尤其所長乃曰居官無以瘉人輔少主賁育弗能奪黯常使河內守東海為使而使為吏而吏非居官大以愈人若輔少主守成似賢賺黯于是豈可為強壯之主言耶助之言非特不足以盡黯亦非武帝之知也故帝雖然助言然於黯無所外進蓋由助緩其用也

主父偃論　夏文莊公

夫儒者立言措意訓世垂範布在方策播之無窮非隨時之義然漢武待學者以不次之位楊雄司馬相如平津侯董仲舒之徒以大材稱首東方朔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流以上書被用雖踈國朝規制而左右獻義以折時〻　〻偃上書極

諫伐匈奴之事非兵甚去戰爭謂得其地乎 謂得其民不足
用秦竭天下之力却地千里深鹵不生五穀暴兵露師以守河
北飛芻輓粟不足粮餉邊城罷敝而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言此
務之急甚中治道故上數其見晚歲有四遷之榮極言之祿亦
厚矣求諫之賞亦重矣是時上方嚮武於夷狄北欲城朔方
國用不足而榷酤算緡鹽鐵之利並行民苦其弊卒偉侯議罷
四遂無用之郡偃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
奴內省轉輸廣中國滅胡之本也於戲何忘本之甚歟前言澤
鹵而此言肥饒豈非窮歟前言不足而此言省用豈事之窮歟
人之倨常不可以爲賢況士乎其進也倨高論慷慨致諫以
合人主言其害也如彼其貴也甘言邪說希旨獻者以自固位
言其利也如此譎詐不于常終始違道豈可以聖人之道而進身
以小人之邪而固位得非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今在乱倫以謫
亡人壽去雖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詩云

才也匡擲二三其德傳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哀哉假聖人之迹而成小人之私負乘致寇宜其不建矣若朱買臣之十難平律侯不得其一史籍不載莫知其詳苟能舉此以難建策者固將說服矣

## 蕭望之論

晏元獻公

孔林石顯之譖蕭望之也其夫人獨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朱雲而雲勸其自裁至使人君拊手而驚却食而泣哀慟左右極乎愴悔既而不絕其封國歲祠其冢墓由此觀之苟望之不死則倚以為相必矣儻因而斥退孤黨薦延忠直廓大明之聰騁恢盛業於悠遠力之不逮則以死繼焉鴻毛太山唯義所歸不其壯歟不其偉歟捨是而不圖自經於溝瀆為匹夫匹婦之諒以凶豎之姦計鬻人君於過惡其不智而好名也甚矣彼朱雲者真所謂不得中行而狂狷者也採嘖幾也不逮乎婦人之明又以見聖賢擇言不以人廢於斯驗矣

## 蕭望之論　　文公

子嘗論望之之爲人也始以經術論議有餘引是非承大体据
位持重有直質而無流心身爲儒宗臨大節而不奪信乎中興
之名臣已然或取名而忌其上蔡古而不適權顧已而果於用
辯好任而固能擇人斯亦賢人有所蔽乎春秋不捨許世子之
罪世子賢者也君子因可責而責之所以明別嫌疑使後之亂
臣賊子無所緣以飾其惡雖然知功罪之不得相掩故予竊
用論去當世節之初西羌內叛軍興穀貴裁足相給於是張敞
建言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入穀
贖罪務實邊郡賢於橫斂可謂上術矣望之乃援堯桀義利之
分天俟盜賊之驗引古自高屈其實効苟以謀不已出快私任
情韓延壽治東郡爲天下最代望之爲左馮翊恩信周遍二十
三縣莫不以詞訟自言者名出望之遠甚望之因令御史按問
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万延壽亦校望之放廩犧錢百

萬于時望之得君由是上不直延壽竟所欲望之卒以延壽
修宅車甲三百乃僭上不道以字市論此則取名息上之一驗
馮奉世奉使西域於時莎車殺漢使劫諸國謀降匈奴奉世策
其旅張則西域非復漢有遂矯詔諸國發兵誅之威震西海大
宛請服可謂敵王所愾獻難未萌矣宣帝美其功議欲封之望
之建白以矯制違命不可為法開後來使者為國生事奉世用
是不得封耿壽昌奏言罷穀三輔省關東漕卒三万人令邊郡
皆築倉穀賤則增價而糴貴則減價而糶推節其用名曰常平
望之知其得幸于上不能无少望復言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
事未定任且且知故止不聽民果便之此棄古不適事之二驗
張敞敗為京兆朝廷大議自廟便宜公卿皆服與望之于定國
相善元帝即位或言敞名臣宜傅輔太子望之以敞任治煩亂
乱非師傅器乃罷之知丙吉長者上所素重亦言三公非人
評哉陵幼亦以過甚此則讎己用辯之三驗　乞之世望之數

夏貝陳治亂興衰石顯之傾側而潛抵其幾誤矣　亡論諫而納其
說終之君臣開隙使姦佞合而軋之此則好任不擇人之四驗
孟　堅稱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社稷臣也斯可尚矣若前
之四驗寧所望於蕭傅乎君子是以知材全之難

蕭望之近古社稷臣論　　玉堂王公

甚矣中國之有夷狄也堯舜之時蠻夷猾夏命皋陶作士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夫堯舜文王皆帝王之盛時夷狄猶未盡循服況后世乎漢高帝既有天下困於平城之圍高后女主遭其嫚侮以兵文帝恭儉以德化民中國安樂宜而有匈奴之變帝自將兵屯中而又親屈萬乘之尊以伸亞夫之軍當宁而歎恨無廉頗李牧凡以為匈奴故也及至武帝命將出征伐取朔方師行三十年而中國亦耗盜賊並起至宣帝之世匈奴始衰議者欲因其壞亂奉兵滅之獨蕭望之建議輔兵不以義動恐勞而無功不若遣使存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

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宣帝從之其後呼韓邪單于來朝而社稷安大哉蕭望之之議也雖皋陶復生無以復過史臣謂近古社稷臣如望之者真社稷之臣矣何名為近哉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以事君為容悅者也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望之初為平原太守雅意本朝內不自得後為左馮翊則移病不視事蓋汲汲於進取者非所謂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及以大臣輔少主不能守正持重優游不迫以擇小人之姦而輕用鄭朋後復絕之卒不免恭顯之譖繼之以死又非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然其性素剛狠于忠義身為儒宗論諫有餘比之事君以為容悅者蓋若霄壤矣而忠言嘉謀數識而以攻事漢室賴之尊榮數世以尊豈非安社稷之臣也哉

望之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丁乂高燦朝廷
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殆
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兼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
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强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察其機勿使或
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
爲若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盡甚疎矣其綢繆
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露而
無餘蘊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且不足
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捄甚矣二子之疎也況其所爲自多
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己不知
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邪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得譽
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焉彼蓋有所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
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群小之
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表安任恩當求莫强損之時非惟不

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與夫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仇覩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退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盖不知學之弊也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愛國數篤者矣

## 蕭望之論

東萊先生

君子必有堅忍不拔之操然後小人不能犯吾之所忌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何其多端也遇人之介者則必辱之遇人之廉者則必汚之遇人之剛者則必折之遇人之直者則必誣之蓋介者必不受汚剛者必不受折直者必不受誣凡此者君子之所忌也小人知君子之所忌而直犯之君子不知而墮其計中大則死小則去前後相望可不爲大哀乎昔[illegible]有奪嫡之

謀，謂優施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絜，又不忍人。精絜易辱，不忍人自忿也。驪姬用其計，以歸罪誣申生，申生自殺。魏公叔為相，尚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君先與武侯曰：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臣恐起之無留心也。試延以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辭矣。君因召吳起與歸，令公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公叔用其計，吳起果辭，武侯疑之，遂弃逃。夫申生有精絜易辱之形，見於外，故優施因其間而排之。吳起有節廉喜名之形，見於外，故公叔亦因其間而排之。使二人渾然天成，削去圭角，置之不愠，用之不懌，則小人亦安能乘間而犯吾之所忌哉？蕭望之秉直道而不容於恭、顯，終於殺其身。吾以望之亦有罪焉。望之自始見霍光，不肯露索挾持，甘心於抱關之役。其後為平原太守，則不自得，為左馮翊則移病，為御史大夫則與丙吉鈞禮，其介然剛偏，循絜之操，不以一毫挫於

人天下共知之矣當莽顯之欲害望之深息勳處以爲望之帝之師傅著節老臣苟縱使帝誅之誰肯從之惟納之囹圄使術首自對刀筆吏則望之剛褊必不受辱忍而死遂收望之下廷尉而望之果如其所料終以自殺恭顯定計於前收效於後如取如攜無錙銖之差者以望之之賢而不能出於小人之所料此有志之士所以爲之流涕太息而不能已歟嗚呼望之社稷之鎮也使不感慨自殺則元帝雖不盡用恭顯亦終有所忌憚而不敢發其惡亦少衰矣幸而天假之年至于成帝之世安知其不能坐銷王氏代漢之禍乎是望之死生實漢室之所由存亡也望之縱不自惜獨不爲漢惜乎又況望之素以大儒自處一旦臨事乃自經溝瀆與匹夫匹婦之徒比豈天弃漢而奪其魄耶何其謬戾若斯之甚也

邴吉論　　司馬温公

邴吉爲丞相出逢群盜格鬬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

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illegible]職耳談者羡
之適以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居無所施
設而陰陽不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于
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治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
時至万物阜安雖古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
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求吾爲政之術政治之不得刑罰
之不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
牛喘以求陰陽不亦昧乎且京兆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
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
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又又誰歟昔士會
爲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
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
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
各有其官則左右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

可坐而誣耶愚以為邴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詭問以揜其跡抑亦自欺而已

## 邴吉論

宛丘先生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從事於其所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僥倖矣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僥倖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而不分誘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己出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議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賤宦而於死能絕　自獨貪一馭吏

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至之思歟夫冒倖得之福而安禍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君所以相恨也

## 丙魏得失　　南軒先生

魏相所存大得為政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御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與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它人不知為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賢乎有間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救之風或鮮矣丙吉深厚不伐在它人亦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為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其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敢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縣之死

其亦事之小者邪濫刑若是其於大躰何其有語其卑識蓋不遠相遠矣

陳湯論　　宛丘先生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要危徼幸生事夷狄而奇其功慣其為屬吏所詘者則稱與舉賞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槀街自漢繫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論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然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

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以常徼幸而得功者又寡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功褒顯之無疑下不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為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大事賞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秦之無猒也下令曰有能得秦主者賞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主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餘乎曰得秦主交寡人且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論著

## 歷代人臣五　西漢

### 趙充國　東坡先生

始予觀充國奏先零反叛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遣廉當行者中営論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書屯田十二利害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計議殺人於一戰者絶矣及至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爲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去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曰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奈何觀於外將之議固詘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人一日未有此障也苟能言一事其言

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常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有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者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併肩立也豈班于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群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揚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將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出東氣俗故著斯論

## 趙充國論　宛丘先生

余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羌要持久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外有奇功可書之功蓋嘗疑其多費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而

彼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軍微矣然其規略則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討者未嘗一日不志於功名而不肯徼倖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爲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捨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級捕虜與敵鬬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死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君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散罪卉以離其支黨遺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於覆土乃徐待其熟而後拔之夫充國豈以謂力戰必死爲必敗哉以謂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余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万死百戰以毀匈奴之強此兩人輒斬馘降虜不可勝數距千遠道後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僨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爲之將卽致頡利於至尊而開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意不出此而其終頡利危殆國中空

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強而不能致匈奴於弱而後戰而太宗之脫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何哉與其陸梁百計而誅矣夫勿戰不能忍而欲致也數矣豈獨不可而至窮黷之亦貪逸杞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戰為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万之衆至百計成否敢彌年而後成彼非其遲也以謂此用兵之法也

## 黄霸論 一

吳賢良

夫君臣相與之際此最安危成敗之機而不可以不察蓋其礼雖親而其意則甚疏其迹雖邇而其心則甚遠是故君之所欲者以利歸君而臣之所為者以名高則公而不通君之所欲者自以

名高而臣之所爲者以厚利則汚而不潔君之所欲者以論議而臣之所爲者以故常則泥而不圓君之所欲者以故常而臣之所爲者以論議則詐而不信若夫相容而不相疾則必至於擯斥削奪以終其身不幸而讒險之人因其君之不忍而苟帶於其間則菹醢梟磔殘家覆族者繼踵而過之以快小人之忿夫以文帝之賢賈誼之識而位不踰於王傅武皇之明汲黯之忠而官不過於列卿者蓋文帝之所好者黃老之術而賈誼之所長者迺禮義之言武皇之所喜者申韓之書而汲黯之所守者迺清淨之道譬之以方鑿入圓枘此其所以齟齬而不相得也昔者黃霸有能名於潁川之時及其爲相則號令風采不及於治郡之日故望實日減而譏議者遂以爲苛察煩碎之才豈可以臨民而非代天理物之器此不足以知霸也夫胡廣漢尹翁歸薛宣何並朱博之徒摘姦以爲智擿伏以爲明猛而不能和察而不能容務於術數而忽道德重法令而輕教化是故不

可以兵任而施之於險理弱詐之地則必奇衺譎詭而適足以亂天下若霸者豈類是哉當霸之治潁川仁及於民則鰥寡孤獨貧窮之微无所不全愛被於物則牧養孳乳種植之絕無所不育教行於俗則義夫節婦孝悌之行屢出於其時化感於神則鳳凰神雀祥瑞之物聯集於其域孟子曰五畝之宅環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不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百畝之田無奪其時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而以為王道之始且孟子之言疑若甚淺也而其用則甚大蓋天下之民各安其室各勤其業富足而無寒餒之憂壽考而無疾苦之患父母有養妻子有養而和順輯睦則雖使張儀范雎之徒日誘於其前而使之亂孰敢竊以為亂則必勃然而怒惟恐其汗已何者養生喪死之樂足以動於其心則不敢輕犯天子之法夫霸之為政亦何以異此苟使其推而行之以及於天下則何為而不可邪蓋當是時宣帝方行雜霸之政以威斷齊天下微大臣答

摘之游思華其風而資賞之說勝皿霸之所為非夫歲月之所能行是以乖離睽阻而不相合夫以優游寬厚之教而訊剛明嚴察之主譬猶胡越容貌之不相入霸之見短審柔於此嗚呼以霸之已効之功一有不合而遂致排黜之不暇則夫抱瑰奇雄偉之略困於草莽嵓穴之中而為腐儒小生之所譏訶訕笑者亦何可勝言哉

王吉貢禹優劣　張待制

漢之亂兆于宣帝而成于元帝蓋其君臣之間皆有罪焉宣帝知為政而不知有教化元帝知節儉而不知有權斷也王吉嘗謂宣帝試言之矣蓋不過區區婚姻車服之節固未足以為教化始以探帝意必可以大有為而後盡發其藴也宣帝以其言迂闊不用而王吉遂謝病引去及元帝即位其勢視宣帝時已大變矣貢禹推本節儉反復曲折為元帝言之大率與王吉相表裏帝雖虛心聽從而卒不能以救漢之亡也夫元帝之所亡者

豈節儉哉吾以此補宣帝之不及而不見用其罪在宣帝禹乃因元帝所有餘而益言之是將為容悅者也其罪在禹自高帝迄于文景始務為寬大博厚慈祥之政求以化天下而秦人所居辭語之俗猶未能變武昭因不暇也宣帝可以為矣而專以申韓刻核之術為治一年之間至子殺父妻殺夫者凡若干其視秦俗固不遠哉當其時漢雖未亂而俗已大亂矣蕭望之於元帝有師傅之尊有輔相之重而恭顯以術殺之夫以貴重大臣而死於一二閹人之手蓋雖身死不足以塞責而乃得免冠致謝即置不問與殺望之而不忍加毫髮於恭顯非厚於此而薄於彼也其權斷不足也彼其悖逆不道如是而不誅亦尚何以持天下哉故漢之亡元帝實成之也用此觀之吾蓋有意於救俗之弊而禹將容悅而已二人所言同其取捨異矣此班固附禹傳於吉之末遂与龔勝輩乃清節之士同列焉嗚呼其亦未知禹之情耶

## 于定國

東萊先生

治獄者非死生禍福之大其心未足與議也蓋生死禍福入其心則迫於權勢怵於威武雖有平恕之士亦變而爲慘酷矣張歐之在文景時世共謂之長者也每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其慈祥豈弟之風温然可挹也至於與莊青翟嘉劾晁錯加以大逆無道之罪腰斬錯而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其殘賊伎忍雖張湯杜周亦不過如此以其前後觀之判然若二人焉此無它歐雖天資平恕而嘗中初無所守故當景帝之怒錯則震懼失趣黽勉順指陷於暴酷而不能自收也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後世言治獄者必稽焉然吾嘗考其爲人亦張歐之流耳定國以地節元年爲廷尉而以甘露二年遷御史大夫凡十七年之間麗於刑書著無不出於定國也趙廣漢以元康二年誅蓋寬饒以神爵元年誅韓延壽以五鳳元年誅楊惲以二年誅皆當定國爲廷尉之

時焉此四誅者宣帝之大過而千載之所痛憤流涕者也吾未知定國嘗爭之耶其亦未嘗爭之耶若其不爭則其罪固有所逃就使嘗爭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未聞可以不從而但已也爭之不爭其失等耳夫定國身為廷尉上則陷君為逆刑之主下則資貪暴酷之吏以事君以事君則不忠以謀己則不智不忠不智君子之大節已虧矣乃反爲譽於郡國畢請讞之間略於大而謹於小吾未見其為平恕也苟使定國得削殺之權不以死生禍福移其心如張釋之所犯蹕盜環之獄雖帝之所甚怒而必輕之劾太子梁王之失雖帝之所甚愛而必糾之當官而行不以小節則趙蓋韓楊之徒亦庶幾不死矣成王命君陳曰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定國獨未見此論耶

## 劉向論　　龜山先生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王襃

可謂過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苑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遂冊祢合而為之獄仰年少學術未能究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甍並立于朝為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变事[illegible]議實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凜猶秋暱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引所以朝夕而養者非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矣彼方欲肆[illegible]以困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恐而不信其見乘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君未嘗不為之太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illegible]而不振悲夫

劉向論　　東萊先生

人臣事君之義有不可則止者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觀其
所處之地如何耳義所當止雖如齊宣之愛萬鍾而孟子終不
受義所當為雖如商辛之剛愎而比干終不退苟得其道則
進退不同而同歸於是苟失其義則進退不同同歸於非烏呼
非知親疏之義者孰能並行而不悖乎是故三諫不聽而逃之
者疏也臣道也三諫不聽而隨之者親也子道也孟子在齊爲賓
疏故當以臣道自處比干在商為親故當以子道自處知孟子
之所止則知比干之所以為也知比干之所為則知孟子之所
以止也孟子比干易地則皆然猶向生於元成間前困於恭顯
之譏說後困於王氏之排斥發讒愛君而直言正論曾不少衰
或者則責以不可則止之義殊不知向與漢同姓豈可恝然同
疏遠之臣哉諫而又諫繼之以死可也且元成之昏亂不足以
有為向非不知之矣知其不可而為之者特以吾之義而已是
數恭顯之罪忠非迂也假外戚以上書罪詐也訟三氏之強盜

非狂也蹈殺身之危機非愚也覩之之義不得不然也向嘗爲陳涉同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五朝吾而不言誰當言者噫斯言也其見向之本心乎昔屈原亦楚之宗族事懷王襄王盡忠而不見省擯弃沉竄悱佪不忍去至投汨羅以死蓋皆以屈原不能高舉遠逝全身遠害邀之賈誼亦吊之曰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是豈知原之心哉惟劉向所處之地所處之義與屈原同出一轍故作九嘆以悼屈原以己之心度屈原之心以己之時度屈原之時相望數百歲若見其肺肝焉其辭曰出國門而端指兮方冀悟而歸還又曰冀離騷之微文兮冀靈脩之一悟還余車於南郢兮復往軌於初古向之言雖爲原而發亦所以自道也蓋原與向皆同姓之臣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雖其君之昏亂勢窮望絕乃自竊於不可爲之時言哉六可言之際勝騰之忠獨覬望於万一焉是所以爲忠孝之至也世俗乃以疎遠之義而加貴戚之臣槩以強活名之可謂不知類矣

孔光論　宛丘先生

昔者聖人所以深惡夫鄉原者何也夫天下之道君子小人而已使是二者爲然無有殽亂於其間不啻若白黑之易明則人誰不欲用君子而黜小人哉惟其有冒於其間則使君子小人之別不明而後有欲得君子而得小人欲取善而得惡者衆世生亂往往出此且亂君子小人之別者非鄉原其誰哉於君子小人之間包小人之實而冒君子之迹者鄉原也余嘗觀漢成哀之間舉賢孔光嗟夫光鄉原之雄也王嘉之盡忠竭節事君不欺與夫董賢之嬖幸敗政漢之婦人孺子皆知之也哀帝怒王嘉思有以殺之光從而奏曰嘉迷國不道哀帝欲尊董賢使見光光從而厚禮之身爲三公不敢以賓客見君之弄臣是二者賢者之所爲歟以爲賢歟則畏君之威而殺賢人明知君子之及禍而擠之說君之私而諂奉嬖幸之賤人者不廢爲賢也則夫人亦少矣以謂無恥則世之賢之者何也蓋其居之以遜

信行之以廉潔智足以欺人辯足以容身謟綏其意使人趣之也雖欺竊冒天下之美名而獲君子之利使光能力救王嘉之禍而深折董賢之威哀帝未必不少悟事未必不少止相哀帝之昏惑而斷喪漢氏者非光歟智如王嘉者賢孔光鄉原之足以欺世也如此此聖人所以深絕之也余觀西漢之俗其公卿大夫與世之學者不恥賤事用心不修其迹或若鄙而人多可用之才趣事赴功往往有成晉人之俗高尚虛公卿大夫皆足以美觀望使人尊之而臨事任實赴功無成譬如冠冕黼黻以被土偶望之若可畏屋壞衆傾潰為塗泥是果何益哉或問其故張子曰天下之俗尚實貴功則人必不修邊不若賤事天下尚名則人自尊大而無實材六國分裂諸侯並爭愚者思保家免禍賢者思趣時立功以取富貴人必豈容高談於其間哉是以舉世尚實子不見六國詭說之士乎度量時君如弄嬰孩窺究成敗如觀目前皆有奇才異能後世莫及何則尚實之至

實猶乃出日講月練異能乃見秦并無交人心自危劉項並爭智士交馳勇者効力辯者奮舌至於西漢大國尚實之餘習也故西漢之俗多人才東漢之衰下激其上潰於世嫉邪名譽是尚相習成風黨與交興士不考實以名相矜當此之時舉世尚名三國短世余習不絕雄如曹操猶明許劭賢武治平士無勤勞故天下之人求為美觀而不究行事譬此敗壞汚壁而被以綺繡臨事輒敗不亦宜乎此則東漢尚名之餘習也或曰先王有作則於名實何取焉張子曰先王隆實而名從之名不孤行實者乃與先王崇之以激出鄙俗故曰名與譽以崇之有形實而有名者也或曰不幸而失則何如張子曰寧失於實無失於名漢以實強晉以名衰豈不明哉

孔光論　定庵先生

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夫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成湯聖人仲虺所稱不吝

無過而日啟過不吝人主有過臣能言之聽之而改是乃顯其聖也聽雖不改而朝有直臣亦人主之美何謂章主之過耶嚮光雖不希旨苟合然事或不從不敢强諫且與匡衡張禹同科持禄保位被阿諛之譏則其當日所言決不能犯顏逆耳責難於君也然則光之削藁非欲章主之過蓋其議論有愧於心不欲示人亦所以自揜尔若乃忠言嘉謨惓惓納君於善以身狥國無所畏避如唐魏鄭公陸宣公本朝范希文司馬君實等則不必削藁自應著之簡冊垂示將來非唯足以感悟當時人主使萬世之下治天下國家者皆可以為鑒焉其為忠直至矣光之削藁班固無譏後世亦以為當然故有藁之者如高士廉臧冑馬周等且以太宗之明諫無不行言無不聽二三子亦何必以是為忠耶

孔光云西漢　　金華先生

唐明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執不可明皇怒曰

豈以仙客寔王姬之聊壻固素有門閥者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漢孔光與董賢並爲三公不獨無愧矣哀帝欲尊寵賢及哀帝令賢私過光光警戒衣冠拜謁迎送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帝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議大夫常侍於是賢權與人主侔矣使賢光王莽以奠漢光亦將從之也其後哀帝晏駕莽在散地王氏中微而丁傅亦已衰退俱不得預朝廷之義於是時光不因其幾以擯去外戚引用何武等斥逐賢而立長君漢之社稷未必中奪也乃拱手聽母后自用莽以代賢而立幼主使水莽風言以濟其惡王莽稱安漢公宰衡大事去矣始稱疾辭位予故曰亡西漢者孔光也當文帝末年高祖舊臣如絳灌張倉已死乃相申屠嘉嘉亦無可言者猶能召責大中大夫鄧通欲行斬之以肅朝廷之禮通頓首盡出血乃解是亦以戢張用而光名節者身

爲大臣歷事三朝始則下董賢以固寵終則附王莽以致身光可逃萬世之誅哉九齡雖以排仙客忤明皇而罷然至今大節與日月爭光甄豐爲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而莽非欲恭居攝也莽羽翼已成既遂即眞乃託符命徙豐爲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懟恚而已小人見利忘義以苟富貴卒以不免於汚辱乃知守正徇道爲大安大榮也小人亦可懲創矣夫

## 杜欽論

定庵先生

人君舉動必由至誠故天下咸悅莫敢誹議豈有誅爲不誠以自掩其過而欺惑民聽欲止百姓之流言哉漢成帝既殺王章衆庶冤之杜欽乃説王鳳曰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不如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若此則流言銷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嗚呼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使章可殺當

昭示其罪今既坐直言及誣以爲不然天下亦豈肯信耶況欽在鳳幕最爲親厚旣不能朝夕預以勸戒追其專政太甚乃始以爲言豈之論鳳專權此社稷大計欽乃令鳳止疏祈哀由是帝不忍廢至鳳心慙欲避又引周公事使鳳不自疑故鳳復起而章遂及誅然則章之死欽有力也既死而復用此策且使天子誅爲不誠以自揜其過而欺惑民心欽之罪惡莫與爲比前史不識更稱其補過將美豈不謬哉靖康丙午五月既遂諫官御史乃六月一日下詔俾羣臣毋有所諱咸進直言此當蔡邪蔽君取欽之策而行焉士無聞之莫不竊笑自此號令不足取信於人遂及禍難嗟乎欽知爲鳳謀不知爲漢謀王氏之篡實始於鳳使班固能原欽用心殫加誅斥則後世終不敢引此以肆其誣罔也作史者褒貶不明爲禍豈細哉

自元成以後居位大臣有可取者否　南軒先生

西漢末世亂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爲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

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爲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可慮以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痼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爲慮以王氏爲慮當如子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負少有差失頗及董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世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